

## “时代楷模”——中药现代化的奋进者王逸平



11月16日，中宣部在上海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王逸平同志的先进事迹，追授他“时代楷模”荣誉称号。

王逸平生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共产党党员、所党委委员。他不忘初心、胸怀大爱，始终把解除人民群众病痛作为人生追求，研发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，造福2000多万患者；他追求卓越、锐意创新，先后完成50多项新药药效学评价，构建了完整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和体系；他坚韧执着、奋发忘我，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，25年与病魔不懈抗争，默默无闻投身科研，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中药现代化奋进者之歌。2018年4月11日，王逸平因病在办公室离世，年仅55岁。

### 王逸平又仿佛没有离开，永远不会离开

他的办公室还在，屋内一切都未曾改变，时间仿佛定格于今年4月11日，一位毕生都在为百姓谋健康的科学家，如常地为新药研发“再战一回”，却耗尽了自已最后的健康。

同事同行们继续着王逸平未竟的事业和梦想，他的博士研究生李惠惠噙着眼泪说：“王老师中断的研究我们一定会完成，这是我们与王老师最后的联系了。”在“研发老百姓吃得起、疗效好、副作用小的原创新药”的征途上，更多人奋进着。



图说：这张照片是王逸平生前最喜欢的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供图（下同）

### 生命有限，好药却可以救人无限

想不到！怎么会？直到现在，很多同事学生同行甚至亲友，仍然无法接受王逸平的骤然离世。他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，突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尽管在而立之年就被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克罗恩病，尽管越来越频繁和剧烈的疼痛早已告诉他，病情正在恶化，但是王逸平总觉得自己可以忍受病痛，还有时间可以从事他心爱的新药研发事业。“这种病就是你越不把它当回事，越不会被它击垮。”他不止一次这样说。“我至少还有十年时间，还可以再研发两个新药。”就在去世那个月，他还这样告诉妻子方洁。关于未来的规划，王逸平想的全是药物研发那些事。

“他曾跟我说，他是幸运的，很多人一辈子都研究不成一个药。”方洁告诉记者。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，这款应用于全国 5000 多家医院，让近 2000 万患者受益的“中药现代化”良药，领衔研发的便是王逸平。那年，他只有 42 岁。在为了早日研发成功，他不在乎头衔，无法发表大量论文，也没有时间和兴趣申请各类基金。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的成功上市，给他带来了一系列荣誉。然而，王逸平不在乎这些，他只想研发更多新药好药，帮助更多人解除病痛。

“时刻提醒自己要坚持‘再战一个回合’，能够坚持‘再战一个回合’的人，是不会被打垮的。我有一个梦想，能做成一个好药，出现在全球医生的处方中。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。”2015 年药物所研究生毕业典礼上，王逸平如是坚定地告诉大家。



图说：2015 年 6 月 28 日王逸平在上海药物所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做报告

### 他一生都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

新药研发，是一条遍布荆棘的道路。从数万个化合物中筛选出候选，再优化过程中又要合成成百上千的化合物，能够推向临床的，不足一成。十种新药进入临床，也往往“九死一生”。有人说，王逸平对新药研发的判断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。可在和王逸平同学同事、合作时间最长的宣利江研究员看来，做新药靠的不

是直觉，而是不糊弄——不被人忽悠，也不忽悠自己。“一个成功的新药背后是很多默默的自我否定。王逸平就敢于承认失败，想办法解决问题。”在上市前的十三年时间里，每年的工作汇报别人都能拿出漂亮的成绩单，可王逸平和宣利江却年复一年地汇报做丹参的进展。“有时我俩开玩笑说，要不去折腾一个(头衔)，另一个人马上会白他一眼。”宣利江回忆说。

2003年，丹参多酚酸盐已经度过“八十一难”，可王逸平却主动提出要做运动平板实验，很多人心里没底，如果有不良反应，这可是一票否决啊！可王逸平和宣利江还是坚持要做，好在临床二期、三期和四期都有了不错的反响。

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，是由上海的企业绿谷制药生产上市的，董事长吕松涛说，新药在企业产业化后，科研人员本可以不再过问。可每当企业遇到问题打来电话，王逸平和宣利江都会放下手头工作，第一时间赶去解决。丹参多酚酸盐就好像他俩的“孩子”一般，从出生到成长，一直默默守护。

除了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上市，硫酸舒欣啶进入临床二期，王逸平还带领团队构建起包括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先导化合物筛选、候选新药临床前药效学评价、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等完整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体系，完成了50多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药效评价。

王逸平的合作者、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、课题组长柳红，对王逸平科研的严谨也有着直接的感受。“王老师对课题的推进自始至终很谨慎，他不追求速度，不停地反复验证结果。在做降脂模型实验的过程中，仅仅药代实验就做了很多次。”

### 命运弄人，他却报以微笑

命运和王逸平开了个天大的玩笑——而立之年，本是大展宏图之时，他却患上不治之症；让更多人免于病痛，是他的科研信念，他自己却无法摆脱病痛。然而，王逸平却对工作和生活报以微笑，亲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学生、同行，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被他的乐观、幽默、细致、暖心所感染。



图说： 2016年10月18日王逸平在办公室为植物浇水

今年4月9日，药物所召开了今年第一次学位会，让大家意外的是，平时很少迟到的王老师竟然晚到了好一会，当时他面色很不好，步履也很缓慢。尽管如此，王逸平在会上表示，赞成通过关于提高研究生奖助学金待遇的条例，希望学生能有更好的生活。“现在想来，王老师是忍受了多么大的病痛啊！”药物所研究生教育处处长何敏说。

30岁那年，王逸平被查出患有克罗恩病，手术切除了1米多小肠。没有合适的治疗药物，这是一种人类尚不明机理、无法治愈的免疫系统顽疾，学医出身的王逸平清楚，自己的健康状况只会越来越差。王逸平有一本工作笔记，上面也记录着他发病过程的点点滴滴。“腹痛、便血”是这些触目惊心的日记里，出现频率最高的文字。

可是，除了挚爱的妻子和最好的朋友，谁都不知道他的病情。

他的同事们不知道。在大家面前，王逸平总是乐呵呵的，对谁都客客气气。“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起自己的病。我曾和他出差多次，他经常在午饭或晚饭间把自己关在房间，原以为他不善交际、不喜欢应酬，却不知他那时正躲在房间给自己治病。此时想来，真后悔对他的关心太少。”药化党总支部书记张翱研究员如是说。

他的学生们不知道。王逸平长期担任药物所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常与同学们分享新药研发的经验和感悟，深受大家的欢迎。每次上课需要站立近4个小时，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

甚至，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。“他常常说我脸怎么那么肿，一定要抽时间去验个小便，健康要紧。”和他一起长大的表姐丁玮，直到王逸平离开才知道这个骨瘦如柴的弟弟已经和病魔斗争、赛跑了25年。

王逸平对身边的同事和学生很关心，有一次，他收到了女儿从美国送来的生日蛋糕，就对学生说，“只要你记得他们，父母就会很高兴。”每逢年节，他就会给学生发些额外的津贴，让他们带点礼物回家。“王老师很怕麻烦别人，出差都是他自己订票，到了当地也是自己打的。”王逸平课题组职工沈子婴说。

对自己，王逸平却极其节俭。当大家早都用上了苹果手机时，王逸平却还在用基本款的诺基亚，手机上的按键掉了还在用；小轿车顶上内饰都坏了，他却觉

得不碍事没必要换，本来，当年买车学车便仅仅是为了接送心爱的女儿上学放学……

### 晚霞灿烂，请等待我们的好消息

妻子方洁还记得，大学时期的王逸平总是那么阳光。那是个交谊舞流行的年代，王逸平最喜欢的曲子是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两人的结缘也正因为此。作为最清楚王逸平病情的人，方洁劝他不要再出差，可他不置可否。“最早是我给他注射的，后来他就自己给自己看病，连针也自己打。”

女儿王禹辰曾经想象着，四年没来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能来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。她还记得小时候，每年暑假爸爸都会带她出去旅游，她还记着爸爸每天早起送她去上学，她还记着自己写完论文总会第一时间给爸爸看……可这次，爸爸失约了，在她的毕业典礼上，只有妈妈，和爸爸的护照。



图说：2006年7月4日，王逸平在自己的办公室

一束束菊花，静静地摆在王逸平办公室的门口。

药物所的同仁们悲痛地说，我们是何其有幸，能与王逸平相识相知，我们又是何其不幸，这么早就失去了他。工作笔记上整齐地列了科研项目的推进计划，还等着他去安排；朋友从香港给他寄来的药品刚刚到，他却永远用不上了……

追悼会那天傍晚，漫天晚霞似是王逸平的笑容。原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党委副书记厉骏在朋友圈里写道，“那天黄昏，我看到了壮丽的晚霞。我在心中告慰逝者，你为苍生谋福，历尽艰辛，又将彩霞般的灿烂笑容留下来陪伴我们，我们会在有晚霞的时候来看你。王逸老，我们永远怀念你。”

“所有与王老师相处过的老师和同学们，都各自有一个王老师的‘沙漏’，而我的这个沙漏里，装满了他勤奋、严谨、坚忍的工作作风，装满了他对我学习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关心。”回忆起恩师的点滴，药物所博士研究生李惠惠又一次哽咽了，“这个沙漏会一直在我心里，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我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都会重温他的教导和鼓励，以满满的信心，‘再战一个回合’。”

王逸平生前进行的口服硫酸舒欣啉片剂已完成二期临床试验，抗脂与抗动脉粥样硬化药物的研发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，丹参多酚酸盐口服化的研究也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。今年7月，张江药物实验室成立，将争取在2025年前达到每年3-5个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的科创产出水平，并有2-3个创新药获得药证，王逸平的“战友”们正在为此默默努力。是的，再战一个回合，为了人民的健康！



王逸平的故事，要从1993年说起。

那一年，他30岁，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最年轻的课题组长；然而，他被自己的医生同行们，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——克罗恩病。



其实，王逸平也是想做医生的……

1980年，改革开放第三年，王逸平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。按照学制，王逸平未来应该是悬壶济世的临床医生。

而命运，在大学期间，发生了“神奇”转弯。

毕业实习期间，王逸平进入癌症病房做临床医生，在这里，他遇到了“生死”。



那天，王逸平正在例行巡房。当走到一位患者面前时，这位老大爷突然举起枯瘦的手，紧紧抓住王逸平，用颤抖的声音说“医生救救我……”这声音里全是哀求和绝望，而实习医生王逸平，除了安慰，给不了他一丝希望。



虽然曾经庄严宣誓“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”，但此时此刻，王逸平无能为力！就算成为医生，他依然无能为力！

因为，没有“药”！

有病，没药——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？

没有药，医生就像赤手空拳的士兵，必败无疑；没有药，重症病人就像跌入命运的深渊，诊断书就是“死亡通知单”。

病房里的偶遇，面对生死的无力感，让王逸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——**我要做药！**



本科毕业时，当同学们都在准备“毕业宴”、“散伙饭”时，王逸平跨专业考取了药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。

“我要做药”，王逸平无比坚定，可是做出一个新药，又何其艰难。

战场上，有一种士兵叫做空降兵，从来就要面对包围；

医药行业，也有这样一群人，天生要承受失败，这就是新药研发。

在欧美生物医药领域，有个“双十定律”，即“十亿美金，十年时间”。

花费十年时间、投入十亿美元，是研发新药最起码的门槛。而且，这张巨额“支票”并不保证一定会成功兑付，很多科研工作者，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出一个新药。



对这样的概率，王逸平早有心理准备，以至于他对药理学毕业的学生们，总是大讲“失败学”。

他讲得非常坦然，“药物研发的成功，是‘可遇不可求’的”。

这种坦然面对失败的勇气，是来自当年癌症病房里，老大爷的泣血哀求；而没想到的是，1993年，他收到了命运发出的“残酷玩笑”——身为药物研究所研究员的王逸平，得上了一种无药可治的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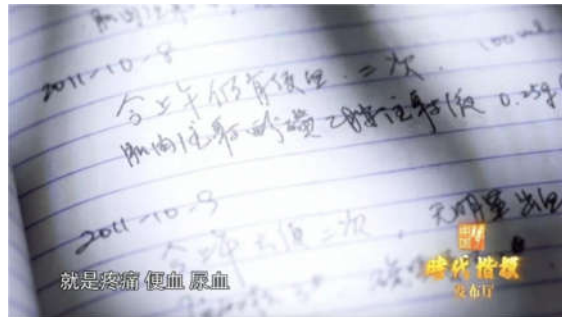
他患上的克罗恩病，直到今天，还不清楚发病机理，也无法治愈。患者经常出现腹痛、腹泻、发热等症状，伴随并发症产生，通常需要手术治疗。但是，手术后复发率很高，随着病程延长、年龄增长，克罗恩病的死亡率也随之增高。



克罗恩病当时在中国还比较少见。在弄清楚自己身体状况后，王逸平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，用一名医生和药理学家严谨，做了如下记录：

“1993年9月22日，硬膜外麻醉，剖腹探查，手术结果末端回肠切除80厘米，升结肠切除20厘米，病理诊断为回盲部克罗恩病。”





生命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是可以尽情畅想的期货；而对于王逸平来说，却更像过一天少一天的现货。

写下这段文字后，王逸平很清楚自己的选择——提速。

他可以接受“不治之症”，却无法接受生命的无效磨损和折旧，他还是想做药，做国产原创的新药！

然而，王逸平没有十亿美元做资本，他更不敢想能在十年里，完成研制工作。他只能给自己提速，朝夕必争，向死而生。

从此，王逸平拖着病体，过上了“127”的生活——每天工作12小时，一周7天。只要不出差，他每天七点半一定出现在上海药物研究所，每晚八九点下班已属正常，总要工作到深夜11点多，周末也是如此。



因为他要做的这款新药，关乎3亿中国人的健康！

对于疾病，我们一直认为，癌症是最可怕的杀手。实则不然，心血管病才是真正排名第一的“健康终结者”。

仅仅在去年，我国心血管病患者人数，就达到2.9亿。而且，这个数字还在节节攀升，死亡率也非常惊人。可以这么说，每5例死亡病例中，差不多有2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。



而王逸平就是在向这个“健康终结者”宣战。

他和研究团队从中药丹参下手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上记载，丹参“味苦，微寒，主心腹邪气”，有扩张冠状动脉的功效。

为了破解这种药效，王逸平带领研究团队，做了无数次药理实验，终于成功分离出丹参乙酸镁。



王逸平大胆推测，这就是丹参中，治疗冠心病、心绞痛的主要成分。

很多同行说，王逸平对做药“有感觉”、“意识强”。可他自己清楚，这种感觉和意识，是无数次实验失败后，积累而来的。

新药研发就是在披沙拣金，在数万个化合物中，只能发现一个候选化合物；而选出的候选化合物，只有 10%能进入临床；进入临床后，最终也只有 10%能成为药物。

**不是“百”里挑一，而是“百万”里挑一。**

而且，王逸平做的还是现代中药，要沿循西药模式研发，这无疑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困难。

王逸平和他的研究团队，整整用了十三年，历经无数次失败，才把丹参乙酸镁，合成为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，并且进入临床试验。



接下来面临的关键问题，谁先来试药？

王逸平没有半点犹豫，直接撸起袖子，他当时话语朴实——药，安全可靠，就敢用在自己身上。

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“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就有拼命硬干的人，就有舍身求法的人，就有为民请命的人——他们是中国的脊梁。”而我们从神农尝百草开始，千百年来，也不缺敢以身试药的人，这是刻进中国医生骨子里的悲壮！



2005年，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，终于投入临床应用。迄今为止，已经让2000多万患者受益。新药成功是别人的梦寐以求，而王逸平并不满足，他开始研发下一代心血管药“硫酸舒欣啉”，他“要做全球医生首选的处方药”。

**可是，生命沙漏正在飞速流逝。**

在研发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的十三年里，为减少克罗恩病带来的腹泻，王逸平尽量不喝水，这让他患上严重的肾结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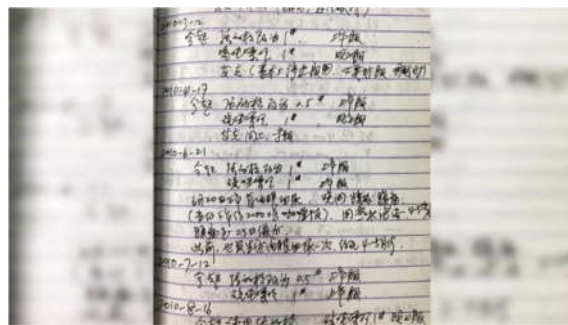
疼起来时，他必须平躺在硬木板上，一躺就是两小时。

其实，早在1999年，王逸平就意识到病情急转直下，他在笔记里提到，在一次出差途中，甚至感觉自己不能活着回来。



当他继续攻克新药“硫酸舒欣啉”时，病痛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克罗恩病和肾结石，像两把锉刀，在身体内来回拉锯。王逸平不得不注射大量缓解痉挛的药物，给自己争取时间，“再有十年时间，我还想再做出两个新药。”

这一切，都被王逸平用一位科学家的笔触，清晰而冷静的记录下来：



.....

“2010年6月20日下午有血尿，晚间腰酸腹痛。用热水泡浴，腹痛至23日缓解。”

“2011年8月26日，由于持续性腹泻体重下降明显，至91-93斤，取消欧洲出国之行。”

“2018年3月26日，今年以来上腹部间歇性疼痛时有出现，中午餐后经常会出现痉挛性疼痛。”

.....

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从1993年到2018年，王逸平留下的病情记录，只有185篇，“疼痛”、“腹痛”出现过42次，“便血”、“尿血”6次，痛醒出现过6次。如果不是疼得受不了，他不会记录。

这份记录就停在了今年的3月26日。

2018年4月11日，55岁的王逸平走进办公室，再没有走出来。

他倒在沙发上，面前是一支止痛针，办公桌上的备忘录上，有他写下的备忘录：

2018年4月14日“武汉，肾脏药理会”，4月15日“返沪”。

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。



实际上，这本记录病情的工作笔记，是在整理王逸平遗物时发现的。直到他去世，我们才知道，25年来，他竟然一个人，默默忍受病痛折磨；而他研发的新药“硫酸舒欣啉”已经完成二期临床试验，获得了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意等多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授权，即将救助更多的人。

在他的遗物中，还有一张永远不会到达的飞机票。那是王逸平准备在今年5月，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……



2018年4月21日，上海药物研究所为王逸平举行了追悼会。

那天，有700多人前来送他最后一程，有中科院科学家、有医药界同仁、有他的学生，还有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……

**没有人要求，他们都是自发前来。**

大家念及25年来，王逸平独自承担病痛、忍受折磨时，都泣不成声；

而回忆往昔，却发现记忆中的他，始终是一张笑脸，这笑脸背后是紧咬牙关的坚毅；

我们以为的痛苦，应该是叹息和哀怨，王逸平告诉我们，我们错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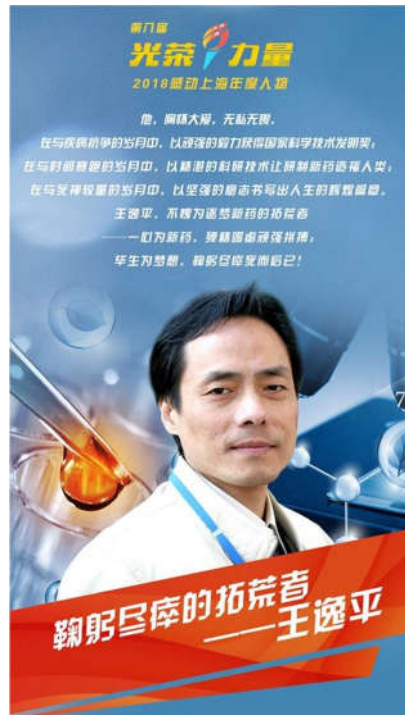
当大家带着悲痛，送别王逸平时，天空出现了最壮丽的晚霞！



丹参，传说是原长在东海无名岛的仙药。要取此药，必经过暗礁漩涡，艰险犹如闯鬼门关。

有个至孝少年，为了给母亲治病，勇闯东海采药，这才把丹参带了回来。由于这种仙药凝结了少年的一片丹心，于是便给它取名“丹心”。

后来，“丹心”流传成了“丹参”……



**追忆**时代楷模  
必将载入我国药学史册  
王逸平研究员--丹参多酚酸盐